

# 為什麼「右玉種樹」成美談

葉梅

在中華傳統文化的長河中，「精衛填海」以銜木石填滄海的執著，「愚公移山」以世代接力搬挪大山的毅力，成為鐫刻在民族基因裏堅定不移、持之以恆、久久為功的精神象徵。而在當代中國的晉北大地，「右玉種樹」承載着民族精神的內核，七十餘載矢志不渝，將「十山九秃頭」的不毛之地，變作林海茫茫、鳥語花香的塞上綠洲，成就了震古鑠今的生態奇跡，也讓「右玉種樹」的治沙實踐，成為與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一脈相承的美談。二〇二六年三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的正式頒布，使得「右玉種樹」的精神和實踐更加撞擊人心，尤顯珍貴。

山西省右玉縣，古來屬雁門郡，是兵家必爭的西北要塞，重鎮殺虎口便是東西要道的咽喉。歷代紛亂的戰火焚燒盡大地上的草木，「一年一場風，從春颯到冬；白天點油燈，黑夜沙堵門。」這片離毛烏素沙漠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過去是黃沙漫天、土地貧瘠，逐年沙進人退。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新中國剛剛建立，還未來得及抹去戰場硝煙的縣書記張榮懷登上右玉的風神台，這位曾經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指揮員擲地有聲，向全縣人民發出了植樹造林、治理風沙的號召：「右玉想要富，就得風沙住，要想風沙住，就得多栽樹，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樹。」

從那時起，便開始了「右玉種樹」。

人們四處搜集樹種，初春時頂着料峭寒風栽苗，哪怕十棵樹苗只能活一棵，也堅持一年地種。要知道，在遍地沙灘上「種活一棵樹，比養活一個孩子還難」。人們爬上荒山，挖坑栽樹，鎬頭挖下去只留下一個白印，要反覆刨幾十下、幾百下，才能挖出一個像樣的樹坑。可春天栽下的樹苗，一場風沙過後就被埋得只剩半截，或是被大風吹乾，根系枯死。右玉人不氣餒，不停手，一年年摸索出「深栽淺埋、踩實澆水」的訣竅，栽樹時特意把樹苗栽深半尺，再用腳層層踩實，最後澆透「定根水」，經過風沙的多次考驗，總有一些生命力強的幼苗活了下來。

就這樣，星星點點，從一棵到一片，從一片到漫山遍野。

七十餘載，右玉人把種樹作為第一要務，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又一屆縣委書記、縣長從來沒有放棄或鬆懈，不斷傳遞着綠色的接力棒，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從解放初首次進行綠化造林的全縣規劃，發放林權證；到部分村莊試種成功果樹林，「哪裏能栽哪裏栽，先讓局部綠起來」；再到治理四十里黃沙窪、重點流域和山丘，營造大型防風林帶，興修水庫；飛播牧草、堵風口、建林帶，引進草木樨種植、楊柳插條……溝裏、坡上、荒山、秃嶺，到處都留有右玉人種樹的足跡。

一年年種下來，從最初僅能成活的「小老楊」，到後來「陽坡柳條陰坡松、溝底河岸沙棘林、通道村鎮栽楊柳、林中進草草間林」的科學搭配，歷經七十多年的「右玉種樹」，如今已建起多層次、立體化的生態屏障，形成了美麗的綠化帶、生態園、風景線，「新型煤電能源、綠色生態畜牧，特色生態旅遊」已成現實……從解放初森林覆蓋率不到百分之零點三，到如今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七，累計種活一點三億棵樹，水土流失治理面積超一千零一十三平方公里，被譽為「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縣」，全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並當選聯合國「最佳宜居生態縣」。「右玉種樹」的美談，不僅傳遍中國，更走向了世界。

如今若是來到右玉，目光所及之處，遼闊祥和的塞上田野如詩如畫，深淺不一的嫩綠蒼翠，由近至遠，一陣陣含着草木芳香的清風吹來，讓人心曠神怡。經過的道路兩旁，密密的小樹林見不到首尾，小老楊、沙棘、樟子松……這些北方樹種昂然挺立，在右玉大地上驕傲地顯示出堅韌不拔的品質。一排排楊樹大都已有六七十年的樹齡，但看上去還不足十年，因此人們愛惜地叫它「小老楊」，它們是第一批為右玉遮風擋沙的勇士，經受過最難熬的歲月。「山山有人看、處處有人管」，遠程監控、語音提示、「防火二維碼」等科技手段廣泛應用，就連清明祭祖的傳統習俗，也

因生態保護發生了改變，右玉人用獻花代替燒紙，用新風尚守護這片來之不易的綠色。

在右玉綠草如茵的南山森林公園裏，聳立着一座紅黃藍綠構成的紀念碑，碑座由黑色大理石鑲嵌而成，上面刻着右玉種樹的詞賦，還刻着一批綠化功臣的姓名：伊小禿、安貴成、劉德富、祁三、李枝、吳連喜……他們都是普通的農民。當地人說，歷屆縣委書記縣長的名字一個都沒讓往上去，縣委書記們說樹都是人民群眾種下的，要刻就刻群眾代表的名字。

沒有留下姓名的種樹人，除了那些帶頭人，還有很多很多，有種了一輩子樹的，有不種樹心裏就不踏實的，有背着娃娃種樹的，有打工回家趕着種樹的，有把掙來的錢全都買了樹種的……在那遼闊的原野上，他們

雖然沒有留下姓名，但那一棵棵綠樹，正是他們偉岸的身影，也是為他們而立的一座座綠色豐碑。

春風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的正式頒布，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決心，並為公眾參與環保提供了法律渠道；為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中國生態治理將隨着法典的頒布走向新的更加美好的進程，而「右玉種樹」用雙手、用堅毅書寫的生態史詩，傳遞着中華民族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久久為功、矢志不渝」的力量，種出的不僅是一方綠色，更是一種知難而進、艱苦奮鬥、利在長遠的精神，將助力生態法典的實施，伴隨美麗中國的建設，成為子孫後代彌足珍貴的精神佳話。



▲山西省右玉縣南山森林公園一角。

資料圖片

## 七日談

(北京篇)

# 張冠李戴的「克拉克瓷」與「中國橙子」



藝象尼德蘭

王加

談及德國科隆，最著名的無疑是有着高聳入雲「雙塔」的科隆大教堂了。和司機閒聊，他說幾乎百分之百來科隆的遊客都直奔大教堂。只有我，到科隆第一站直奔博物館——瓦爾拉夫·里夏茨博物館（Wallraf Richartz Museum），還在裏面泡了半天。

平心而論，儘管我每到一處博物館前都會做足功略，但看似名不見經傳的瓦爾拉夫·里夏茨博物館藏品之豐富還是令我喜出望外。館內共計四層的展廳從頂層的臨時展覽、依此往下是巴洛克和洛可可展區、文藝復興和中世紀、直至地下一層的十九世紀館藏可謂名家雲集。而在三層巴洛克展區中，我在一幅出自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家朱利安·凡·斯特里克（Juriaen van Streeck）的《有中國瓷罐的靜物》前駐足良久。

身為土生土長的阿姆斯特丹畫家，朱利安·凡·斯特里克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題材大師威廉·卡爾夫（Willem Kalf）的忠實追隨者。不僅如此，坐擁阿姆斯特丹港口得天獨厚的海運商貿優勢，被視為珍貴器物的明青花瓷在其靜物畫中可以算是「標配」。《有中國瓷罐的靜物》便是一幅典型的「華麗靜物」。畫作以一個典型的巴洛克時期暗色調背景呈現，斯特里克也算是在向其前輩卡爾夫的風格致敬。畫中C位被一個圓形的明青花瓷罐佔據，罐身人物和風景細節清晰可見。瓷罐背後是一個在十七世紀廣泛流行於尼德蘭地區和德國的啤酒高杯（通常稱為Stangenglas）。此類由吹製玻璃工藝打造的細長酒杯旨在展現啤酒的清澈並留有

泡沫的空間，正如畫中所示。瓷罐的前面擺着一塊麵包，旁邊探出桌外的銀盤上盛放着一整個和一瓣被切開的甜橙，盤子下面還墊着一把有木質柄的餐刀。儘管這類包含明青花瓷的靜物畫在曾屬北方文藝復興地區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內屢見不鮮，但此作仍有其特殊之處——畫中處於高光下的兩種物品均和我國有關。

一六〇三年，新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海上截獲了一艘在當時被通稱為「克拉克」（Carrack）、有着極高船頭和船尾塔的三桅葡萄牙商船，上面載有大量的明青花瓷。由於當時不了解瓷器的產地和出處，荷蘭人乾脆把這類紋樣精美的進口瓷器以葡萄牙商船型號命名為「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而船上被掠奪的明青花瓷則在被帶回阿姆斯特丹後在拍賣會上飽受熱捧。由於其作為遠東舶來品的稀缺性、拍賣價格之高昂且在歐洲從無此類形制和花紋的瓷器，明青花瓷在當時甚至被人稱為「白金」，也就此引發了十七世紀荷蘭共和



▲朱利安·凡·斯特里克畫作《有中國瓷罐的靜物》。

國的「瓷器熱」，從阿姆斯特丹港蔓延至整個歐洲大陸。由於幾乎所有皇室貴族均以擁有明青花瓷為榮，因此這類被西方視為奢侈品的外銷瓷也逐漸被畫家繪入畫中，成為風靡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以炫富的初衷來呈現海外奇珍的靜物畫細分畫種類「華麗靜物」中的必備物品。

除了肉眼可見的明青花瓷，畫中還有另一樣物品源自我國，那就是前景部分探出桌外、盛放在銀盤中的甜橙。根據展簽備註，甜橙在荷蘭語中名為「Sinaasappel」，直譯為「中國蘋果」。無獨有偶，這種將甜橙視為「中國蘋果」的稱謂同樣存在於德語（Apfelsine）、瑞典語（Apelsin）和俄語中，其出處始自葡萄牙人從中國引進甜橙的史實。在歐洲大陸，原產的橙子是苦的。但自一六三五年葡萄牙航海家們從我國將第一棵甜橙樹運回葡萄牙後，當地人逐漸將已被種植且繁育成熟的甜橙出口到其他國家。以至於這些被認為品質和口感均是最好的甜橙被誤認為是「葡萄牙土特產」。包括羅馬尼亞語（Portocală）、保加利亞語（Portokal）、希臘語（Portokali）、土耳其語（Portakal），以及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中都直接用「葡萄牙」國名來命名這類水果。如此張冠李戴著實令人啼笑皆非。

明明是我國的青花瓷和甜橙，其登陸歐洲後的初始命名竟都被葡萄牙「貪功」，還罕見地在斯特里克的「華麗靜物」中同框出鏡，上述幕後真相更為作品平添談資。這幅象徵著荷蘭人民生活富足的畫作，其背後映射出的實則是自十七世紀風靡歐洲大陸、開始融入上流社會日常生活的「中國風」（Chinoiserie）縮影。

# 知道與知足



如是我見

葉炎

網絡上有段話很火，不僅有「心靈雞湯」的美味，也有「至理名言」的深邃。說的是人生有兩個境界，一個是知道，清楚自己想要的，使人看清看透，活得明白；一個是知足，滿足自己擁有的，使人知足常樂，活得輕鬆。

竊以為，知道，是生命覺醒的黎明；知足，是靈魂安然的黃昏。人生這兩個境界，恰如日月交替、晝夜輪轉，一個為我們照亮前行的道路，一個讓我們安歇於內心的家園。

知道，這是心靈的第一次睜眼。它讓我們從渾渾噩噩中醒來，開始追問：我是誰？我要去哪裏？為了誰？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一過？孔子「十五而志於學」，那是知道的開端；王陽明龍場悟道，那就是知道的頓悟。知道，讓我們在萬千可能中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一

個，或許是事業的成就，或許是知識的探索，或許是對他人無私的愛。沒有這份知道，人生便如無舵之舟，漂泊在茫茫大海上，永遠達不到任何彼岸。

誠然，僅有知道的人生，會陷入無盡的追逐。當我們終於攀上渴望的高峰，卻發現遠處還有更高的山；當我們攢夠了錢買下心儀的物件，卻發現櫥窗裏又擺出了新款。這種「知道」而不「知足」的狀態，讓現代人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富裕，卻體驗着同樣前所未有的精神飢渴。

知足，是智慧給心靈裝上的煞車。它不是不思進取，而是對已擁有的一切懷有深沉的感激。莊子遊於濠梁之上，知魚之樂，也知己之樂；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卻不改其樂。知足的人明白：幸福不在於擁有更多，而在於珍惜已有。清晨的陽光、清爽的空氣，家人的笑臉、健康的身體，這些最普通的饋贈，在知足者眼中，都是命運最慷慨的給予。

知道與知足，看似矛盾，實則相輔相成。知道告訴我們向何處去，知足提醒我們珍惜當下；知道是進取的動力，知足是安頓的智慧。真正的圓滿，是在追求中懂得滿足，在滿足中不失追求。陶淵明「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是知道；同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知足。知道讓他選擇了真正想要的生活，知足讓他享受這種生活的每一刻。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這兩個境界的平衡。太多人被知道驅使，成為慾望的奴隸；太多人誤把知足當作懈怠，在安逸中失去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其實，知道與知足如同一呼一吸，呼出的是對美好的嚮往，吸入的是對擁有的感恩；呼出是夢想，吸入是幸福。

願我們都能以知道為燈，照亮前路；以知足為宅，安頓心靈。在生命的每一個當下，既清醒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又真誠地滿足於已經擁有的一切。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生命裏，活出無限的精彩。

丙午仲春，花綻嶺南。  
香江潮湧，文苑捷傳；  
報業公會，金榜昭然。

《大公報》以百廿載之沉潛，  
聚同仁作者之勳力，  
借新老讀者之共襄，  
斬獲十八殊榮，獨攬四冠鰲頭。



藝苑草

短視頻回溯烽煙往事，  
引讀者重溫全民抗戰；  
獨家稿深剖社情肌理，  
揭沉疴以發匡世吶喊；  
經濟橡筆捕捉時代脈搏，  
引商潮以揚新航之帆；  
特寫鏡頭定格市井溫情，  
照香江民生之暖。

佳作紛呈，各擅其美，  
洞徹香江社會之肌理。

觀其獲獎之作，  
或直擊時弊，以銳眼洞穿社會沉疴；  
或溫情寄懷，以光影留存城市記憶；  
或縱論經濟，於波譎雲詭中明發展方向；  
或定格瞬間，以鏡頭傳遞人文溫度。

筆鋒起落間，  
既有筆能為刀的冷峻剖析，  
亦有枝葉關情的煙火凝望，  
融新聞之理與人文之暖於一爐，  
盡顯國際一流傳媒之擔當與格局。

溯其底蘊，  
蓋因《大公報》始終秉持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之宗旨，  
扎根香江，心繫家園，  
以筆為炬，以文為光，  
歷經百年風雨而志節彌堅。

從救亡圖存的吶喊，  
到繁榮穩定的守望，  
愛國愛港之底色從未褪色，  
傳真相、揚正義之使命從未懈怠。  
正是這份堅守，方鑄就今日之輝煌，  
成就舉世公認的百年名報。

欣逢盛事，共賀榮光。  
作為《大公報》之讀者，  
願《大公報》承百年薪火，  
開時代新聲，  
以如椽巨筆，  
再繪香江繁榮穩定錦繡長卷，  
為「一國兩制」之偉大實踐、  
愛國愛港之初心，  
再著新章、再立新功！

布谷鳥